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 四二八號

第五百三十八號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廣告刊例
「特等」登於新聞之中價面議
「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每格洋二元新聞中縫分三段每期每段洋七元二角
「二等」後幅分格每期每格照頭等價減半每半格價又減半後幅中縫照新聞中縫價減半

晶報 第二版 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癸亥年七月十六日 星期一

報界造謠的價

（丹翁）

中國人的智識、現在各類皆進化、連造謠的都進化了、造出謠來、居然教人聽了、不曉得還是謠、到事後才恍然大悟、但我以爲造謠的階級、倘若談到分上中下三等的話、這還算在最下等、將來能否再進化、尚未可知、我先把那三等、分別寫在下面、或者有途路可循了、並且從頂下的階級寫起、

第三、如上所說、斯爲下等、

第二、是造出謠來、不獨使人信以爲真、還須受他這個催眠術、達到他所以造謠利用人、使人上當的目的、事後雖知道上當、已懊悔不及、那麼、算中等、

第一、是造出謠來、等到水落石出、他的話不成問題之後、還要疑心這件事、的的確確經他這幾句預言打消的、以後他雖放個屁、都覺着香不可言、那麼、算上等、

像這三等人、報界皆在不可不聘請之列、如特別駐京仿事、如專做電訊而又兼做第一個時評的記者、恰恰是他們本色當行的位置、何以呢、因爲忝列報界、若專務實事求是、可就一定求出不是來的、我並且敢僭越、代大經理定他們一個薪水的價目、

（第一等每月五百番、第二等每月三百番、第三等每月五十番、）

月令粹編式的談話

（公虹）

現昔嘗聽見報館裏主筆先生們叫苦、他說編報不難、難在要做一段批評閒話之類、並非主筆先生們腹中無物、做不出、不過天天要寫出一段來、那有這許精義、那有這許多題目、因此發稿既畢、不免對着一張白紙、眉皺一番、難於着筆、這一番話、照情理而論、大概也是不錯的、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要主筆做一段、便是放的屁、也要放完了、這種生活、真是可憐啊、

但是新近我拜讀新申報中的小申報、那位「大可」大主筆先生、他天天的一段小談話、題目叫「今日閒話」、却層出不窮、非常新穎、而且做起來、不甚喫力、你道爲何、這位「大可」大主筆、按照陰歷還一天的日子、尋出古代歷史當中、這一天有過什麼典故、加以追評、比譬、這種閒話、確有幾種好處、第一可以使讀報的人、多曉得歷史上幾件故事、增進歷史智識不少、第二這種小談話、真有時效的價值、今天不能移到明天用、後天不能移到今天用、可以見得「大可」先生勤於職務、很足以對得起閱報的人們、和辦報的東家了、所以我們每天讀着、非常的佩服而感激、但是一樣「大可先生的記憶力真好、某一天的報上、談某一天的故事、一絲不亂、一日不脫、大可先生的記憶力真好、有人無意中却尋出一部舊書來、交給我看、那書名叫什麼『月令粹編』、月令粹編裏、也是和大可先生做閒話一般、從正月初一日起、到十二月三十日止、每天皆有幾條故事、沒一天間斷、沒一條不確、我因此更覺得大可先生以外、還有這一種博聞強記的古人、因此我又認定大可先生的閒話、可以算得『月令粹編式的閒話』、更有一種證明、月令粹編是照陰歷編排日腳、大可先生的閒話、也照陰歷編排、並不照陽歷、還不是用月令粹編式嗎、大概等到有陽歷的月令粹編出版時候、大可先生也遵奉陽歷了、

詠太平公醮

（好春簃主）

滬俗、中元節日前後、每一里巷、必舉行所謂盂蘭會者、初由司閽人按戶婪索、醵資如干、乃邀集黃冠數人、設壇諷經、雜以歌吹、佐以諧謔、而美其名曰太平公醮、夜則施放餤口、或又間以灘簧、喧豗叫囂、往往達旦、里人爲之不甯、滋可厭也、玆爲戲詠一律、蓋即書予里中所見云爾、

闌盆秋醮太平公。日夕聲喧里巷中。打打吹吹諸羽士。登登（俗語謂蹲曰登、不知於義何取、姑仍之、）拜拜一衣工。（里中建醮時、迎神上香、行拜跪禮、乃由一成衣匠、敬謹將事、蓋司閽人袒背跣足、自慚形穢、故特舉賢以爲之代也、）酒蔬爭趁饞涎咽。（每屆設醮之日、例由司閽人薄具酒蔬、遍召里巷內外諸游手無賴者、聚而飲啖、衆乃大樂、）神鬼俄隨烈餤空。（醮場陳列神鬼諸像、皆以紙紮爲之、卒乃付之一炬、）擲羨黃金付爐牝。家家贏得紙燈籠。（里中居民、曾出醮資者、則由司閽人贈紙糊燈籠一、上書闌盆勝會太平公醮等字樣、蓋藉以徵信也、）

爲袁馬三先生解嘲

（丹翁）

六千六百費疑猜。花眼何妨信手開。豹老申明眞罷了。鶩翁更正更奇哉。黃陂且爲三遭殉。保定方攜十倍來。雖做一天聊過癮。豈同哈定發洋財。

洛陽詩存疑

（林屋山人）

余友馬秋圃、在洛陽吳將軍幕府、昨有書致余、並以吳近作感興詩錄示、余玩其詞、不類別報載吳他作、豈效曹洪屬陳琳捉刀故智耶、姑仿存疑之例、錄之、詩曰、

一杯相屬且高歌。矢石餘生百戰過。關塞依然烽火暗。川湘况是浪雲多。

銅臺築就愁香散。金屋收成奈樂何。莫問天津橋上月。幾人把盞對金波。

輓許指嚴

（丹翁）

涵秋才死指嚴亡。小說名家太不祥。稿子雖能弄書買。合同借未訂閻王。幾人海上忙追悼。笑我山般與隔行。申有鵑兮新有鶴。（你們兩位）得兼編輯壽應長。

三日報告

（耳自京寄）

□其一□

梅蘭芳在開明院演天河配兩日、第一夕其夫人往觀、第二夕、其如夫人往觀、

梅妻福芝芳已懷孕七月、

程艷秋之風流棒、在華樂園開演兩日、稱博好評、張遠伯謂爲從來未見之傑構、

鷗秋之妻栗二奶奶、近漸發胖、其書法益工、

鷗秋最近又排演箭射孔雀屏一劇、內容亦極精采、

楊小樓在新明院僅演一夕、其勢力竟不敵第一台之蓋叫天麒麟童、

女伶琴雪芳已脫離遊藝園、將加入新世界、新世界之經理高某、爲公府侍衛武官、雪芳之乾爹、

碧雲霞已入遊藝園、吳大頭曾包廂請客、

□其二□

（鷗寄）

孫中山在學生聯合會演說、謂五色旗是前清一品大員所用、有某君、熟於勝清掌故、詫爲聞所未聞、遍繙會典通禮、及舊聞筆記諸書、均未之前載、聞將致書達克透孫、詢其根據何典、以擴異聞、

陶瘋子（卷下）

□五□ （哀唐志君）

上回珍娘結婚時、巧珠倒底是丫頭、因此處處不敢睛做主、這次是巧珠結婚、珍娘因爲與巧珠同過患難、雖則主僕、直勝姊妹、所以巧珠今晚結婚、處處都要比自己好、以爲看得起巧珠、珍娘卽時還能了禮、就向倪媽說道、這少爺二奶奶、同房內休息一會兒、再出來喫酒罷、倪媽答應、仍扶着巧珠到小房內、珍娘也隨後跟至、見巧珠舖上、就是一條薄褥子、一條薄布被頭、跺腳說道、呀我今天要買二條綢被頭、二條絨褥子、却忙得忘了、這條布被頭又狹又小、今晚妹妹和少爺二個人、怎麼睡呢、倪媽笑道、大少奶奶、被頭有呢、珍娘道、這時店又關了、那裏來被頭呢、

嫩六山房日記（三）

（春帆）

記者出不意、大詫躍起、避至門左、女郎竟追蹤而至、謂記者曰、君僅費四角耳、而得一胰皂、何樂不爲、記者曰、胰皂吾不欲購、然可給汝二毫、汝速行勿溷、女郎不可、作種種褻狀、以誘記者、不特撫摩記者、且強牽記者之手而摩撫之、記者大窘、厲聲斥之、女郎若不之聞、轉納手於記者囊中、欲探紙幣、記者急出銀幣三角予之、而返其胰皂、女郎尚不肯行、記者正色訶之曰、汝直念秧胠篋之儔、苟再不行者、吾令侍者逐汝矣、女郎微哂曰、君言過矣、亦何至是、吾行可耳、謝君厚賜、請握手爲禮可乎、記者掉首不答、女郎乃趦趄而出、

嗟乎、上海旅舍、因爲納污藏垢之區、然往日猶不至是、今以嬰嬰宛宛之女郎、而其辭言狀態、恬不知恥、乃直與淫娼妖倡無異、誰非人子、誰爲爲之、而令其日趨於無恥下流之域、傷心慘目極矣、人言此是鶯鶯侶、我當哀鴻一例看、藹然仁者之言也、女郎既去、記者乃進侍者而詢以女郎何人、侍者曰、是直變相之賣淫耳、然亦不常來也、語至此、驟聞女郎罵曰、此殺千刀、乃殊可恨、似詈記者之木強無情也、記者狂笑曰、吾今日費三毫銀幣、購得女郎之一罵矣、蓋此種人物、多有人爲之主謀、廣客不與彼發生關係則已、苟一與發生關係、而又不能饜其欲壑、則小則胠篋奪金、試其伎倆、大且投官控訴、誣以調姦、記者所以不憚煩言、而歷歷摹繪其當時狀態者、甚願青年諸子、知所儆戒、勿爲此輩所誘也、跬步荊榛、人情鬼蜮、而上海一隅、尤爲陷落青年男女之魔窟、誰曰不然、

社會定期刊 第三版 民國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癸亥年七月十六日 星期一

[illegible]

當年獨立曰聯盟。遺貨黃金鑄造精。任畫蒼鷹作徽幟。一時普魯士縱橫。

普魯士二弗勒得力金貨、徑八分、厚五厘、重三錢六分、面範國王佛勒得力威廉第四半面像、左題其名、右題王於普魯士 PREUSSEN 背繪一鷹、首戴王冠、展翼立戶礮上、翼後、左右斜立旗幟各二、下邊標紀元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按是時、魯士尚未合成日耳曼聯邦之時也、其子威廉第一、遂創霸業、威廉第二、則其曾孫也、

風

（丹翁）

火、水、兵、這三樣東西、人人恨他、怕他、我們報界獨歡迎他、何以呢、若非他們、輪流的替我們出題目、我們拿甚東西做文章呢、但三樣比起來、兵的文章、大約做的頂多、談到風、總算差不多有一年來曾替我們出題目了、這連日、可是刮得利害、何能不應個景兒、做上一篇、纔纔應這本卷子呢、風、是以方位分的、却和兵最發生關係、有東風、有西風、有南風、有北風、孫文在南方、就譜他代表南風、北風讓曹錕代表、四川現在正熱鬧、就代表西風罷、張作霖當然是代表東風的了、可是孫張如果携手、便成了東南風、曹張携手、却又變做東北風、四川若歸了南方、自然算西南風、若順了北方、可又算西北風了、現在刮的正是東南風、難道孫張眞個携手了嗎、哈哈、我們做帖括文章的、也不過把來當藏揩題做、天上既有這種表示、我也落得代你們兩家發發兆了、恭喜恭喜、

賸舞記

（淞隱）

過靜安寺路、達曹家渡之間、林木陰翳、郊原曠廻、爲汽車兜風之孔道、此一區域、夏日極繁、酒排間、望衡對宇、可八九家、友人某語我、昨至一家、矮屋滿綴繁燈、燈光暈碧、幽倩入畫、下車就廻廊飲冰小坐、室中佳樂徵作、方開跳舞之會、舞者爲西人、男女連臂、原爲跳舞之恆態、不足怪、乃是日之跳舞式、迥不猶人、男女對面擁抱、唇與唇接、目與目觸、相耳成一圓形、且吻且舞、狀至甜蜜、當此之時、觀者魄蕩、遑論懷抱中人耶、俄而舞畢、樂止、可十分鐘、樂動、一少女啓門入、作騎馬裝、短褌齊膝、玉雪照人、持一鞭、且跳且舞、極控縱之能、已而又一女出、清歌一曲、柔曼使人魂銷、歌闋、室中燈忽作[illegible]色、暗淡如在雲樓竹林中、一女雅步出、女裸體不衣、無寸縷、不褌不襪、雙乳及腰際、綴五色玻璃水鑽、如瓔珞下垂、亦足而舞、犀角射電光入、光籠罩其全身、腐白膩顏新鮮牛酪、肌肉豐腴、具天然美、雙趺肥潔、作微紅、金髮藍眸、益助其豔、舞態極繁複、變化之奇、或俯、或仰、或跪、或臥、或翹一足、或就地跌撲、不可名狀、尤冶媚者、莫若其腰臀間之種種局部動作、使觀者心搖搖如懸旌、此時司樂者亦魂越、樂聲微細不可成節奏、但聞舞女之腰際瓔珞、相觸玎琤琮妙響耳、久之、舞倦、女退、燈明矣、觀者相顧失色、幾疑夢寐、嗟夫此種境地、美則美矣、如蕩人心魄何、友人某笑曰、當此之時、吾不復自持矣、遂驅車還、

龍厂談薈

詩伎李蘋香、在卅年以前、豔名噪甚、自嫁某殿撰之子、人乃罕知其蹤迹者、比聞李居海上、依某富室、作蒙師、月得脩金纔十羊、僦樓屋三楹以居、復轉貸與人、可五六戶、藉博微利、以資挹注、己則僅居一室之半耳、有租戶某、酷好狸奴、最盛時、蓄五六十頭之夥、終日跳踉偏地腥穢、殿狀至不堪、李亦安之、無如何也、殿撰子翩然老矣、猶別納一伎、携至白山官廨、每屆歲暮、僅寄李百餘金、作贍養費、蓋李於名義上、雖爲人妾、而實際上、則非自謀生活、不能一日存也、昨偶於戚串家、聞李自述如是、追維往事、不勝感慨係之、

後林伎蟹卿、數年前、亦藉藉有聲、嫁某賈、未久即下堂去、顧嗜好已極深、色既日衰、業亦坐是墮落、今則囊金已竭、生活維艱、每於午夜間、携一雛鬟、走某總會、過訪客、輒效毛遂故事、或自薦、或薦雛鬟、人雖厭之、彼初不自覺也、某君贈以一絕云、劇憐冷露濕弓鞋。惆悵當年斷玉釵。色相已無妃子譽。人間誰與兩情諧。詩未甚工、但藉以紀實云爾、

春明談往

（公恐）

朱君瀣秋書繁霜閣曲話後、謂近人誤以朱幼芬爲蓮芬子、幼芬父爲霞芬、有二子、長曰幼霞、次曰幼芬云云、（見廿一日小時報、）按霞芬長子名小芬、不知其名幼霞也、光緒己亥、小芬曾得菊榜大魁、洎余甲辰再入京師、狀頭又屬幼芬、其時幼芬年甫十五、清華名貴、有太原公子裼裘風度、小芬則已魁梧肥碩、無復小鳥依人之態矣、宣統初元、小芬以事繫獄、律當戍邊、幼芬上書、請以身代、此又伶倫而知孝義者、佳話可傳也、

姜妙香極盛之時、在辛丑壬寅之際、歌青衣用乙字調、聲可繞梁裂帛、顧性卞急、客稍拂其意、則惡聲隨之、甲辰再見、則喉音已敗、鬱鬱若不甚得意者、其時絢春堂中最秀出者、爲諸茹香、顧方習鬚生、未改青衣也、今年茹香南來、余笑謂之曰、當日每見面必歌定軍山黃羅寶帳領將令一折、每歌、余必掩耳罵曰、俗套俗套、不可耐、尚憶之否、二十年來、彼此俱垂垂老矣、茹香亦惘然若不自勝、

民國元二之際、陳七奶奶案內之陳翻牙、小預卽陸鳳琴、曾隨王蕙芳來滬、演於中華大戲院、卽今亦舞台舊址也、

今之八大胡同、韓家潭百順胡同、在當時固無娼寮蹤跡、僅有像姑下處、萃處其中、雲和堂雖賃屋而居、然自霞芬遷居是間、至甲辰已二十餘年矣、其時王蕙芳尚未出師、鬱鬱居幼芬下、余招幼芬、余友黎葊甫則招蕙芳、每星期必有酒局、每酒局一、僅我京銀六兩耳、於時梅蘭芳已在雲和堂、然幼稚不介見客、余猶但知大鎖有姪、在此學戲而已、豈知二十年後、蜚聲寰宇者、卽此韓家潭中蓬首跣踵之黃口孺子哉、

京師招像姑侑觴者、亦曰叫條子、初次給以車力一元、嗣後卽無需、但每徵招三四次、必報以酒局一塲、酒局費輕、非若飯局之動需五六十金、故雖京曹清苦、月三四次、亦易擧集、像姑之來也、必牢跪請安、去也亦如之、其牢跪之態、便覺異於恒人、非屈膝、但欠身耳、稱呼則資淺者稱某老爺、交深者稱名號、今年朱素雲來滬、滿口蘇堪季直、某君訝其抗、實則素雲仍以私坊自居、行其舊儀耳、

私坊亦大別爲二類、有皮黃派、有梆子派、凡士夫之所標舉、文人之所記載、類皆皮黃派中人、梆子派品格較低、商賈中人、趨之若騖、然其中亦大有人材、壬寅余在都中、見同席所徵、有名鴻喜者、妖豔絕倫、甲辰再入京、遂不復見矣、凡此瑣瑣、在當時實不足資一談助、然及今廻思、已如隔世、更三十年、風徵人往、談之者、將如夢梁之錄、板橋之記、曾爲舊聞、繫之考證矣、

議員

來回京滬、風塵僕僕、滿貯金錢、並無面目、彷彿蝦蟆、却是猪玀、

（馬二繪並題）

最新九尾龜

□第三十三集□ □四十五□ （激六山房）

第二十一回

滑頭戲糊塗欺飯桶 別腳生慷慨贈奇珍

這只戒指、委實的好的很、童夫人帶着出門、沒有一個人不要看他兩眼的、這一個戒指、同十幾頓六國飯店的西餐、就把童次長哄得喜歡的無可不可、脫蘭說什麼、他答應什麼、立刻拿着草合同、要請財政總長簽字、還要蓋小官印、那時署財政總長的正是莊岳生、見了這個合同、大吃一驚、連連搖手、只說這個不行、這個風火我竟擔不起、童自明硬說不要緊、莊岳生這個人、本來很聰明、辦事很有肩膀、外交上手腕、也甚活潑、在財政上經驗更深、如何會上童自明的當、只說就是非簽不可、也要提出閣議、通過纔行、況且脫蘭這個人、究竟是什麼來歷、也須問一問英國公使、纔得明白、當下立刻把一位英文秘書請過來、叫打電話、去問英國公使艾斯頓、不想艾斯頓說脫蘭雖然是英籍商人、他却沒有權可以辦理鹽兩稅的借款、非正式受了新銀團的委托、借款是不能成立的、況且脫蘭這個人、在坎拿大地方、爲了不名譽的事、受過彼處的刑事制裁、這是友誼的忠告、莊岳生聽了、不覺笑對童自明道、何如、

和好春簃主

（天日）

麗蜓壯兄、讀某女士消夏絕句、中有涉及天癸者、爰廣其義、得詩四首、屬余和之、謬蒙過獎、慚感交集、勉力應命、固不值方家一笑也、

爲尋舊路入仙家。洞口無端鎖赤霞。負此清游歸棹處。一溪春水泛桃花。

蘭閨小病倩誰醫。屈指紅潮已過期。遮莫弄璋先示兆。十分驚喜九分疑。

理髮薰衣力不支。日長無事起來遲。裙裾未浣剛三月。正是夭桃結子時。

畫闌共倚看雙星。雪藕調冰且暫停。笑問檀奴知也未。者番溫習女兒經。

□誌謝 沈倬章君惠贈、所印陸廉夫臨仇實父江南春圖、世界書局、贈家庭雜誌六期、偵探世界第六期、大東書局、贈紫蘭花片第十三集、